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回 萬方多難此登臨

月球轉航中心是棟拱柱圓穹的建築，佔地約十二萬平方公尺，穹頂最高處離地面有五十公尺。內部裝潢得美輪美奐，一律採用月球上的高級建材，顯得雄麗罕匹、脫俗出塵。地面鋪的是一公尺見方、磨得晶瑩剔透的「月玉」。巧妙的是，走道兩旁都置有雅黃色的螢光燈，令月玉半透明的表層下，閃動著淺淺的光暈。月玉光暈有種特性，在交角三十度時，會產生霧濛濛的虛影，人走在其上，頗有漫步雲端的情趣。

走道附近還有不少刻意栽培的花草，由於月球的重力比地球小六倍，這些花草都長得極為高大，繽紛簇映，幽香豔色。其中最為人喜愛的，是一種名叫「月姑娘」的草本植物。葉子呈淡藍色，圓形素沿，看上去很像一輪明月。

路上行人不少，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神思恍惚的夢遊人，還停留在迷離幻境之中。這時，總會有人好心地上前察視，看看是否能把他們喚回現實。幸好能到月球來的人，都是電腦當局篩選過的知識份子，大不了迷糊一陣子。在地球上情況就嚴重得多，文祥曾見過有人當眾醜態百出，人格尊嚴掃地，這也是他寧願遠離人群的原因之一。

這裡有各種商店，人們逛商店本是一種懷舊的享受，真正的樂趣，卻在討價還價的過程。店裡的服務員，不論是真人還是生化人，都很親切地與顧客周旋。買賣結帳則由電腦處理，絕無不法的可能。因為不僅電子偵測系統無所不在，而且個人的經濟狀況，全都在電腦嚴密的掌控中，一進一出錙銖必較，絲毫不差。

雖說電腦食譜變化繁多，文祥在吃了半年的自製食物後，總難免想換一下口味。他東張西望，最後看中了一家中國餐館，在一排西式建築中，紅牆綠瓦、飛簷雕棟，顯得十分搶眼。尤其那一面高挑的酒旂，上面還有一行草書：「玉兔金桂怡人香酒」，無風自動，更是招搖。

正中金字招牌上大書「月樓」二字，門前有一對翡翠石獅子，雕工精細，神采生動。左右分立兩根合抱的朱紅圓柱，材質非木非玉，只見柱中光華流動，變幻不停。

真正令人矚目的，則是門內那兩扇鏤空的碧玉屏風，一扇是吳剛伐桂，另一扇則是嫦娥奔月。文祥搖了搖頭，覺得這種雕鏤續飾是華貴有餘而韻味不足。管他呢！反正是來進餐的，俗不俗，還不是一樣進了消化系統？

文祥剛跨進大門，一位身著唐裝的侍者便迎了上來：「客倌，幾位？」

「就我一人。」文祥看了一下四周，問道：「有沒有清靜一點的雅座？」

那侍者正仔細打量著文祥，突然他興奮地大叫：「你不是剛才那位……」

人人聞聲驚顧，文祥知道這一來麻煩大了。所幸他早有準備，立刻接口道：「你也看了轉播？那是我的孿生弟弟，我正要去找他。」

「真的？令弟真有種，新聞說他只受了輕傷。你找到他以後，千萬要帶他來敝店，全部免費招待。」

正在用餐的客人聽了，莫不大聲叫好，紛紛起立，向文祥致敬。

角落上還有一人舉杯對文祥說：「有種！有種！恭喜你！」

文祥向他道了謝，又對侍者說：「我那個弟弟就是喜歡冒險，這算不了什麼！」

「算不了什麼？為我漢家兒爭光呀！」

「爭光？怎麼你到現在還有人種歧視？」

「客倌！什麼人種歧視？那是舊時代的政治口號！老實說，誰不歧視誰？現在不談國家了，可是膚色歧視還在，有人把皮膚漂白了，又有氣味歧視！我說為漢家兒爭光，可是真心誠意的。這年頭生意不好做，人人都躲在家裡做春秋大夢。好不容易有了個大新聞，又是漢家人，大家出來聚聚，小店才有點人氣，好氣死我的法國芳鄰……」

侍者邊說邊帶路，這時已經上了二樓，他轉身神秘地對文祥說：「您可知道，令弟的盤口是多少？」

「盤口？什麼盤口？」

「大夥都在賭呀，我賭他是一級輕傷，盤口是五賠一。」

文祥一聽，大倒胃口，再想想又覺得這些人也真可憐。生命原本為了生存，現在生命的意義不知何在，日復一日地活著，不找些短暫的目標，又待如何？自己呢？一個任務接著一個任務，不就是為了讓他們生活得興奮些，提供一點麻醉資訊嗎？

文祥就座後，侍者把垂簾放下，大廳中人物若隱若現，馬上感覺安靜了許多。雅座的另一端靠窗，窗前有透空的雕花欄干。文祥點了菜，便悠閒地俯瞰窗外往來穿梭的行人，一面回想方才遭隕石襲擊的經過。

突然，背後傳來悉悉索索的聲音。文祥回頭一看，桌子另一端，已經坐了一位十來歲的少女，身著火紅勁裝，正目不轉睛地瞪著他。

這位少女長得相當可愛，其實在基因工程發達的今天，想找一個長相不佳的醜人，只怕比登天還難。好在各人的審美觀還有差別，否則人人成了一個模子範出來的複製品。文祥比較喜歡圓臉，而這位少女，不僅臉很圓，眼睛也圓，連嘴角也是向上翹起的圓弧。

「小姐，我認識妳嗎？」文祥被看得有點不好意思了。

「應該！不過這並不重要，我認識你！」

「不！妳認錯了！」文祥連忙解釋：「那是我弟弟，我們長得很像。」

「別來這一套，首先我們約法一章，你如果不同意，我立刻就走！」

文祥見少女態度直爽，笑說：「妳說說看。」

「把電腦關掉！我最討厭他們說小話，更討厭那些聽小話的人。」

文祥大吃一驚，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，關掉電腦？是呀，為什麼不可以？怎麼自己從來沒有想到？當然，自己與文娃相處甚歡，加上一個人獨處慣了，沒有電腦，恐怕連生存、生活都有問題。

文祥有些不忍，對少女說：「我叫她不要表示意見就是，再說，只要微波所及，就是電腦的眼睛，沒有什麼瞞得過她的。」

「你搞錯了，我不是要隱瞞什麼，只是這個世界蠢蛋太多，人人耳朵裡裝了個電腦，隨時就有小道命令，鬧得你根本搞不清面前到底算是個人，還是傀儡。」

文祥料不到居然有人會這樣想，這話相當有理。但他還是覺得沒有這個必要，便對少女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能關。」

少女一聽，立刻起身，回頭就走。臨下樓時，還撂下一句話：「白跑一趟！原來也是個沒有靈魂的假機器人。」

對這位莽撞的少女，文祥一笑了事，心想這女孩說的不錯，一般人多半如此。自己之所以憤世嫉俗，正是不恥與這類假機器人交往。可是，自己從來不受電腦控制，文娃也沒想控制過自己，難道不把她關掉，就代表沒有自我意志嗎？

管他呢！這種人少沾惹為妙。至於說可愛的女孩，只要開得出條件，任多理想的，都可以在夢中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又何必在真實世界自找麻煩。

可是文祥還是忍不住，他從雕花扶手探頭往下偷看。除了三兩行人外，在石獅子一側，有兩個人斜身靠著獅腹，一個上套迷彩太空裝，下身是白長褲，另一個披著一件風衣。

少女甫出大門，兩人立刻迎了上去，三人交換了幾句話，便一同向西口走去。

「文娃！妳知道他們是什麼人？」文祥心中一動，原來她還有同夥！

「知道。」

「怎麼？能不能告訴我？」文祥知道自我的分際，只要是電腦不能說的事，連問都不必再問。

「不是不能說，是我們還有些疑問。」

文祥點的「桂香雞丁」上來了。電腦不願說，人卻不受限制，文祥便問那侍者：「剛才有位紅衣少女，在這裡坐了一會，你認識她嗎？」

那侍者伸伸舌頭，說：「客信，你一定是新來的，還是去找令弟吧！這裡來往的人很複雜，別自找麻煩！」

「會有什麼麻煩？」

「你知道火星盛會吧？這次各路好漢雲集，據說外太空也有生物參加，誰知道呢？像我這種小人物，連真人、生化人、機器人都分不清楚。前些日子，電腦當局派偵防機來調查，說我店裡有外星人，害得我生意都做不成了。」侍者拉拉雜雜地說到這裡，突然又上上下下打量文祥：「客信，你不是外星人吧？至少，我知道令弟是地球人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你見過外星人囉？」

「見個鬼咧！他們說外星人會佔據人的腦波，不用儀器是看不出來的。」

「還要派偵防機？電眼不是到處都有嗎？」

「就是呀！我們先前也以為電腦神通廣大，現在才知道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！」

侍者走後，文祥問文娃：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「你知道我是不能評論任何人的。」

文祥與人隔絕太久了，又一直把文娃當做最好的朋友，是以沒經思索脫口就問。其實這個道理他是知道的，在二〇二四宣言中，明定私用電腦只能提供資訊服務，不可作任何判斷。由於每個人的智力水準不一，以致對電腦所提供的資訊，理解程度也有不同。再加上各人的主觀意識，同樣一件事實，還是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。

當然，文祥又與一般人不同，他身負電腦所賦與的任務，常常需要與文娃溝通。但是除了任務以外的事，尤其是人際交往，文娃總知道分寸，絕不插口。

鄰座還有三個客人，一對穿著日式和服的中年夫婦，正和另一位西裝革履的男子高談闊論。如今只要是公共場所，都設有聲音調控器，如果嫌別人太吵，開啟音障設備即可隔音。文祥一時好奇，不僅不開，反而拉長耳朵，想聽聽最近一般人所關心的話題。

文祥聽了一會，原來那對日本夫妻，男的叫平和謙二，女的是洋子。平和謙二是一個劇作家，他的作品「火星怪獸」已經連續兩週在奇情寬頻網路上奪魁。這次帶著妻子，與該片導演佐佐木同去火星旅遊。他們談來談去，不外乎想盡各種點子，要把怪獸描述得更駭人聽聞，大有不嚇死人不肯干休的態勢。

在他們一側的另一桌，有兩男兩女四個白人也在談話，而且個個愁眉鎖眼的，好像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。文祥聽不到他們的聲音，這表示他們啟動了隔音障。

平和謙二說：「佐佐木君的手法太保守了，可以再勇武些。」

佐佐木不以為然：「過分！是怪獸要多多加強。」

「在摩天大樓上，怪獸可以用三個。」

「洋子也不能同意吧？」佐佐木對洋子說。

「最好聽聽觀眾的意見。」洋子彎身說。

「觀眾？在哪裡？」

佐佐木看看左邊只有文祥一個人，而右側則有四位，但他也發現那邊沒有聲音。便伸過手去，拍拍一位黃衣女郎的後肩，示意她取消隔音障。

那位女郎猶豫了一會，最後還是按了鈕，回過身來問道：「請問有什麼事？」

佐佐木打量了那女郎一會，滿面堆歡地說：「女士，美麗得很哪！」

女郎無動於衷，冷冷地說：「這是摩登g h號第三〇二八號模式，還有什麼事？」

「女士誤會了。」佐佐木連忙解釋：「我是火星怪獸的導演，佐佐木。」

他滿以為這一來一定會引起騷動，沒想到那三個人連眉頭都沒有抬一下。

「怎樣？」女郎也不以為意。

佐佐木大為不解，居然這些人有眼無珠！

「妳沒看過火星怪獸？」

「沒看過！」

「怎麼會？那他們看過沒有？」佐佐木指指女郎身後的三個人。

「都沒看過，好吧？對不起，我們很忙！」

女郎提高了聲調，另外三個人也聽見了，六隻眼睛直瞪著佐佐木。一位年紀較輕的男士，把隔音障關了，傾過身問女郎道：

「親愛的，什麼事？這個小日本找妳麻煩？」

「豈有此理！什麼小日本？」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後期，曾經創造過輝煌一時的泡沫經濟。但囿於前瞻性的眼光太淺，過度依賴生產技術，經過千億年的經濟蕭條，已是一蹶不振。最近電腦的分子工程大興，又一舉將日本精密工業淘汰精光。曾有一份電子報導，調侃現在的日本人是名符其實的「小日本」，惹得日本人心火難泯。

平和謙二本來只在一旁聽著，這時忍不住恨恨地說：「不要小看小日本，有本事就不要看我們的火星怪獸！」

「什麼火星怪獸？」那青年一頭霧水。

「喬治！我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呢！」女郎懇求道。

「沒有知識！連世界上最賣座的電影都不知道！」平和謙二冷笑道。

「喔！原來你說的是日本電影！」喬治回頭向另一位女郎打趣道：「記得吧？就是那些什麼蟑螂、蒼蠅、蜥蜴，反正都不是人演的玩意！」

「什麼？你這是在罵人！」平和謙二氣得站了起來。

「是嗎？我以為只是罵怪獸哩！」

佐佐木再也按捺不住，把桌子一推，挺身而起。在另一邊，兩位男士也站起來，摩拳擦掌，蠢蠢欲動。

洋子無可奈何地說：「你們一點都沒學乖，這樣有什麼用呢？」

平和謙二置若罔聞，作勢就要向前衝去。正要擦槍走火，只見一道白光閃過，四位男士八條腿同時一軟，全部昏倒就地。

三位女郎似乎已經司空見慣，只是憐憫地望了望地上。

那黃衣女郎對另一位說：「茱蒂，你看看這些男人，怎麼老是學不乖？」

「也難怪，年輕人精力充沛，傑克生不是常說，平常做夢是假的，不過癮。」

「這一樣是假的呀！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當然有分別，因為要真正發火了，才會爽快。他們現在雖然被電腦控制住了，但是憑著那股怒氣，在夢中一定正打得熱鬧哩！」

文祥知道，這是電腦防止人們鬥毆的方法。每當有人腎上腺素大量分泌，可能發生肢體衝突時，各人的私用電腦就會發出電訊，刺激腦下垂體釋放一種麻醉性的內分泌「多啡命」。多啡命會讓人進入夢境，在夢中便可盡情地宣洩憤怒。只是醒來以後，人會倍感疲倦，什麼脾氣都沒有了。

文祥用餐完畢，看看離登陸時間還有幾個小時，便打算在轉航站內溜達溜達。這時的計時方法有二種，一是以地球格林威治的標準時作為「世界時」；一是日光時間，沿用二十四小時制。為了避免被人認出，他特意換了衣服的式樣，又戴上一頂低簷帽。

走道上行人不少，一個個都是悠哉遊哉、東張西望地，看看哪裡有熱鬧可瞧。而這些行人也有特色，他們經常走著走著，便半睡半醒地跨進了夢鄉。好在電腦有週全的防備，旁觀者也心領神會，除了同情地探視一下有無危險外，任誰都不會輕易打擾。

這種奇特的景觀，已是人類社會最真實的寫照。人們無休無止地追求刺激，日常生活太貧乏了，一般人乾脆將一天設定成三個夢境，一個夢緊接著另一個，永遠活在夢中。

為了制止這種病態現象，人類議會曾經舉行過聽證會，邀請了世界各地知名的專家學者，共同討論做夢的時限問題。有人認為八小時太長，有人卻嫌太短。甚至還有人提議，基於人權，時間應由做夢者自行決定，要多長有多長。

由於這次聽證會是透過網絡進行的，這個建議立即獲得熱烈的回響。數以萬計的人都急著上網表態支持，結果網絡擁塞，幾乎令聽證會中斷。

正當大家爭議不休之際，一個只有六歲大的孩童——他是「放棄生存權」立法通過後，第一位遞補出生的小名人——莫可可，在記者訪問時，一語道破了人們的心聲：「我喜歡做夢，不喜歡醒過來。」

這句話令大人嚇了一跳，如果一個人選擇永遠做夢，永遠不醒過來，那與死有什麼分別？難道人們渴望死亡？當然不是，誰都怕死，誰都希望與天地同壽。可是，怎麼會有這種「希望永遠活在夢中」的想法呢？更何況是個人事不知的兒童？

終於，大人們開始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。這種高層次的哲學問題，怎能期望一般民眾有正確的瞭解？既然無法瞭解，又怎能讓他們發表意見？

於是，大人們採取了「利益迴避」原則，中止了聽證會，最後決定夢境最長以八小時為限。如果願意，可以連續再做，但必須先醒過來三分鐘（這並非為了生理需要，因為電腦已能提供全套服務，包括餵食、排洩以及肌肉按摩等）。他們一致認為，這三分鐘是「自由意志」時間，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，作最理想的選擇。

只是這種善意，到頭來反而變成了擾民的苛政，因為幾十億甬由夢中醒來的人，沒有幾個搞得清楚，到底哪一個才是夢境！

好在人的長處，就是能適應環境，幾十年下來，人已習慣了真假不分。經常有人從一個夢裡走出來，立刻又栽進另一個夢裡。而人間，便成為夢之「地下道」了。

到底月球上清醒的人還多些，文祥的家鄉有幾百萬人口，但是從早到晚，人人流連夢鄉，街道上連個遊魂都看不到。文祥是個覺醒者，令他慶幸的是，在月球上他還看到了希望，至少，並不是人人都活在夢中。

在一個小小的花園裡，文祥看到有不少人圍在一棵數抱的蒼柏下，那裡有個吟遊詩人，正自顧自地彈唱，其音有如珠鳴玉韻，悅耳動神。

文祥眼尖，看出唱者懷中抱著琵琶，竟是手工製作的。這年頭一切物品都是由電腦大量生產，難得見到手工藝品，更想不到還有人帶到月球上來。

唱者是個黃膚老者，文祥走近一聽，他唱的竟是漢語，而且是李白的〈行路難〉：

「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盤珍羞值萬錢。

值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劍四顧心茫然。

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暗天。

閒來垂釣坐溪上，忽復乘舟夢日邊。

行路難！行路難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

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。」

李白的〈行路難〉一共有三首，道盡人間得失。那老者唱來哀中含悲，充滿無奈的愁情。這一首是說一位胸懷豪情的俠士，自歎生不逢時，儘管眼前金樽玉盤，卻壯志難伸。感慨人生路途多歧，生活享受與既定目標無法兼顧，不如渡海飄然而去。

由於DNA的再造工程發達，人人競逐青春，雞皮鶴髮已是鳳毛麟角。再加上老者聲調淒涼蒼勁，真把詩中隱含的悲情表露無遺。文祥雖然於詩文上造詣不深，但平素也常吟哦賞玩，李白的詩他都讀過，這種古韻卻是前所未聞。

只聽那老者又繼續唱道：

「大道如青天，我猶不得出。

羞逐長安社中兒，赤雞白狗賭梨栗。

彈劍作歌奏苦聲，曳裾王門不稱情。

淮陰市井笑韓信，漢朝公卿忌賈生。

君不見，昔時燕家重郭隗，擁篲折節無嫌猜。

劇辛樂毅感恩分，輸肝剖膽效英才。

昭王白骨縈蔓草，誰人更掃黃金臺？

行路難！歸去來！」

這一段氣勢陡變，抑揚頓挫，既帶著嘲諷的腔調，笑那些不識英雄的市井蠢物，偏又夾雜著無限的憐憫，即令英雄偶而壯志得酬，終究世上知音難覓。

文祥本是個平凡人，既未經歷大風大浪，心中又無塊壘，對這一段倒是沒有很深的感受。只聽那老者把琴音調低了，若歎若泣地低吟著：

「有耳莫洗穎川水，有口莫食首陽蕨。

含光混世貴無名，何用孤高比雲月？

吾觀自古賢達人，功成不退皆殞身。

子胥既棄吳江上，屈原終投湘水濱。

陸機雄才豈自保？李斯稅駕苦不早。

華亭鶴唳詎可聞？上蔡蒼鷹何足道？

君不見，吳中張翰稱達生，秋風忽憶江東行。

且樂生前一杯酒，何須身後千載名？」

古今一篇篇血淋淋的史實，莫非為了權利的爭奪，不幸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不識時務的英豪，一旦功成名就，一個個下場皆堪憂。只有少數曠達的賢士高人，才能超越形表，視聲名如糞土。

文祥聽了，大有所感，忍不住擊節贊賞。待那老人唱完，連忙走上前去，說道：「老先生唱得太好了！請問貴姓？」

老人好像沒有聽到，閉著眼睛，四指在弦上一陣撥弄，又逕自彈唱起來。這次調性一變，竟是由宮而徵。樂音高了五度，調性哀怨幽淒，是蘇軾的〈卜算子〉：

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
誰見幽人獨往來，縹緲孤鴻影。
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
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

文祥一聽，詞中有話，這人分明是說，當今這個時代裡，眾人昏睡他獨醒，滿腔的憤慨，竟然找不到一個知音。

他能有什麼冤屈呢？假如以前面那首古調來看，他的氣節迥非凡響。難道他是對時局不滿？對電腦當局心存疑慮？再不然，便是那些亡民遭臣之流，還活在過去的歲月中？

文祥知道，雖然電腦的服務無微不至，但人心不一，心向電腦的固然佔絕大多數，存心反對的也不在少。有人甚至認為，時代已經跨入新一波的變革，電腦只是另一種嗎啡，人類如果再不覺醒，必將成為落伍的寄生蟲。

這種立論不能算錯，但是，從歷史發展來看，過去的人還不是各種社會制度下的寄生蟲？只不過以往人類醉生夢死的方式，是由少數人操控著多數人，少數人永遠可以找到一些主觀的理由，以之宣傳傳播成為大眾生存的意義。現在呢？電腦控制了太陽的能量，把人養得肥肥胖胖的，人又有理由抱怨了？

待文祥轉回現實，發覺自己竟然獨立在路中，吟遊老者已不知去向。這時身邊圍著幾個人，正指指點點地猜測他是否在神遊幻境。他羞得滿面通紅，忙不迭地排開眾人，往前便走。人群中有一個漢子，不聲不響地，緊跟在他後頭。

走了不遠，文祥看到路邊有個雅座，他隨便找了個位子，坐了下來。

那漢子毫不客氣，一屁股坐在對面，自我介紹說：「在下孔無咎，是自由作家。」

文祥心想，今天怎麼老碰到這種事，是不是人心思變，現在又流行與陌生人交往了？但人家好意不便堅拒，只得說：「在下文祥，從事資料編碼。」

「資料編碼？」

「是的，我負責將一些未分類的物質編碼定義。」

「原來是科學家，失敬，失敬。」

「談不上，我祇是編碼而已。」

「噯！編碼家！」

文祥順手在桌面的飲料目錄上點了個「瓊石玉乳」，桌面正中立刻退縮成一個圓窪，一杯半透明的飲料，從托盤上自動移出。

「孔兄要點個什麼嗎？」

「不必客氣。」孔無咎搖手說。

文祥喝了一口那瓊石玉乳，有股淡淡的清香，入口微甜。孔無咎端坐著，似乎有話要說，卻又開不了口。隔了半晌，文祥有點不耐煩了：「請問孔兄有何指教？」

「好吧！」孔無咎痛快地說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剛才那兩首詩，如今能聽得懂的人，只怕屈指可數了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文祥心中一動。

「概念是很奇妙的東西，每一個概念都如同納須彌山的芥子，其中各有境界。應用語文的目的是希望聽者能懂，但有幾個人懂了什麼？何況詩詞本為抒情，對一個不具共同情懷的人，怎麼可能期望他懂？」

「孔兄所言甚是，現代人不過是些機器，詩詞早就失傳了。」

「那麼，恕我冒昧，文兄在那幾首詩中，感受到了什麼？」

「談不上有什麼感受，只因過去曾在感情中打過滾，一時觸動了往日情懷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孔無咎掩不住臉上的失望。

「還有什麼？沒有了。」文祥被問得一頭霧水。

「難道只是兒女之情？」

「沒錯，我的生活很平凡，就只有這些。」

孔無咎意興闌珊，話題一轉，問道：「文兄是在基地工作嗎？」

「不，我正要去火星。」

「去火星？哪一班太空船？」

「麥哲倫C T二三號，就是下一班。」

孔無咎沉吟了一下，起身說：「那我就不打擾了，我們船上再見。」

文祥大為不解，這人沒頭沒腦地不請自來，又如此這般起身便走，到底是為什麼？

「文娃，這個人的事能告訴我嗎？」

「他是一個名叫荻苑詩社的成員，社員有好幾百個，彼此交談時，一律用詩句。老實說，我們也很頭痛，弄不清你們人類為什麼盡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話。」

「噢！原來妳們不懂詩詞！」

「不是不懂，是懂得太多，以剛才那首詩為例，我們就有好幾百種解讀。」

「好幾百種！」

「是啊，每一首詩，我們都收集了歷代各家的評註。字句上的解釋彼此差異不大，但對詩句要表達的主旨，卻是各有各的看法，沒有一個標準。」

「我不是詩人，但是我喜歡詩，詩的意境要看環境而定。」

「你是說如果環境相同，意境就相同？」

「是的，但是我說的環境，是指各人心裡在某一個時候的感受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管他呢！反正現在沒有詩人了。」文祥想了一下，又問：「我也不懂，剛才問妳那個女孩，妳推三阻四的，這個人妳卻說了不少，到底妳的標準又在哪裡？」

「那個女孩從來不跟我們打交道，所以知道的不多。」

「這些人常和你們打交道嗎？」

「也沒有，只是我想知道那幾個人想些什麼？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，利用我做耳目，是吧？」

「時間到了，咱們該上船了！」

往火星的登船處在三號艙門，文祥找到路標，隨著指示往前走。第三號艙門是一座仿羅馬式的建築，拱門係依「退凹層次」法，由一體成型的冰洲石層層錯落疊成介殼狀，石面上還有各種雕刻裝飾，顯得莊嚴宏整、氣派非凡，內部穹頂簇柱，巍然矗立。臨壁之處安置了各種精心培植的奇花異草，由於重力小，株株健壯挺拔。

文祥的眼睛馬上被一朵鮮麗的大黃花吸引住了，只見那花瓣如碗、花蕊似珠、綠葉在下托襯。可惜缺少那分綽約的神韻，看上去有如玉雕瓷塑，珍貴有餘而秀美不足。

文祥在莫高峰下工作了半年，極目所見，非黑即白，景色單調異常。難得看到這麼豐富的色彩，他忍不住走到花前把玩欣賞。

那花瓣橙黃肥厚，而表面光滑潤澤，觸手輕柔。突然，有一道光色較暗的條紋，閃進了文祥的眼簾。他仔細一看，竟然有人工刻畫的痕跡——是一排文字！約有四平方公分大小，每字長短不定，很像是種拼音文字。

「文娃，你知道這花瓣上有字嗎？」

文娃沒有即時回答，文祥知道電腦正在詳查各個電眼的影像記錄。原則上，電眼的分佈數量視人口密度而定，通常每公頃會有一個暗藏的電眼。像這種公共場所，通常每隔十公尺就會有一個，以便電腦確實掌握各人的動向。

這種電眼在早期是採用光學式的，由於光學式影像辨識法不可能成為大量且普遍的裝置，對電腦監控而言，就有出現盲點的可能。其實，有關影像辨識的理論，早就有所謂宏觀及微觀辨識兩派，但前者只有理論，後者卻能根據理論設計出實用的產品。

在宏觀立場，只要掌握了原始訊息，所謂的辨識不過是分析其時空變化的條件。換句話說，如果能徹底瞭解宇宙的規律及變化，則辨識指的不過是在某個時空事件上，所需理解的某個細節而已。

微觀只是截取事件的某一段，不論是何種訊息，先擷取其原始的刺激元素，確定其「體」，以知其「用」，以及「因果」等條件（比如視覺的體為邊緣可分割的「物」，聽覺的體則為音形可分割的「音包」），然後在資料庫中搜尋其特徵值，以得到認知概念。

比如說，在連續收集的畫面中，舉凡沒有變化的訊息都可以忽略掉，其餘的必然是具動態的對象了。首先確定此變化對象，並分析出四維時空位置、能量大小、變化參數、結構特性等。如果是一處風景，其中的水流葉搖等慣性動態，電腦如已確知，即可視為無變化。這時若飛來一隻蒼鷹，此對象必然是在三維空間中運動，則其速度、方向及距離等參數都可計算出來，加上形狀顏色辨識，即能判斷是一蒼鷹，甚至可得知是否正在覓食。

宇宙中的變化，雖然有各種排列組合，卻都遵循著規律，重複不已。人們所謂的偶然事件，只是不瞭解事情發生的原因。對電腦而言，辨識的目的就是要求瞭解。因之當電腦遍佈太陽系之後，宏觀辨識便成為唯一可行之道。而且就像偵測運動軌跡一樣，只要在變化發生之處微分出導函數，一切都可昭然若揭。

這次，不需要人類的協助，電腦利用排列組合，找到了最簡單有效的方法。有種合成的矽晶體，對能量變化極為敏感，其振盪可利用微波載波，傳到電腦辨識中心。這種晶體可以大量佈置在偵測點上，只要形成一個封閉式網絡，就能達到宏觀辨識的目的。

自二〇二六年後，電腦當局便將電眼全部改換成微波感應式，僅憑各點感應到的細微能量變化，從整體來分析，就可以得知此一變化的連續現象。比如說，有人經過某處，停留一會，做了某件事。在電腦中，只是一些代號的連續變化。電腦早就記錄了所有人的三維座標位置，再根據連續的時空變化，就知道是誰在何處。至於做了什麼事，則要查探該環境的各種變化，逐一分析。

因此電腦不難查出是何人在花上留字，但要知道刻的是什麼字，則要比較花的原始結構，與變化後的差異。等了好一會，文娃才說：「這正是我們期望你協助的地方，老實說，我們已查出留字的人。但是我們遍查各種資料，卻不知道刻的是什麼字。」

「也許不是文字，說不定只是些圖畫。」

「是文字！」文娃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而且是一種古老的文字，曾經通行於公元前一世紀，是中國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字，他們自稱為『葛衣人』，後來被漢所滅。」

「那是誰寫的呢？」

「記得剛才那家餐館吧？」

文祥記起那家叫「月樓」的餐館，那個饒舌的侍者：「是那個侍者？」

「不，是上樓找你的那個女孩，她叫衣紅。」

「好呀！妳不是說還有些疑問嗎？」

「是的，所以我們希望你接近她，替我們解開一個疑團。」

「嗯，用美男計？」

「她有個同伴叫褲白。」

「褲白？穿白褲子的那個？」

「對，還有一個叫風不懼。他們自稱是外星人後援會的一支，人稱霹靂小組。」

「你難道忘了，那個穿紅衣的少女，曾要我把妳關掉！」

「可以關，把我丟掉都可以，反正是演戲。」

「有那麼嚴重？」文祥想不到電腦也會耍手段。

「這個外星人組織對我們很不友善，而且很多資料查不出來。不過，他們沒有什麼危險性。我的問題很簡單，只要能幫我們認出那幾個字就夠了。」

「就幾個字，有什麼用？」

「只要幾個字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的分析出來！」

「好吧！我該到哪裡找他們？」

「不必找，她們也要去火星，有七天的時間，慢慢來，不用急。」

往火星的太空船麥哲倫 C T 二三號，已經停在航站外面，看上去像一根粗大的雪茄。約有一百公尺長，二十公尺直徑，可載客三百五十人。

這艘太空船採用最新的「反壓力」太陽能火箭，再加上磁帆助航，在一小時內，可加速至一百公里／秒。由於不需要借用行星的慣性力，而且有減速裝置，能採火星「衝點」①路徑，是以從月球到火星的飛行時間已縮短到七天。

所謂的反壓力，是星際旅行得以實現的關鍵發現。在二十世紀時，科學家咸信宇宙中有四種基本力，美國科學家愛因斯坦曾發表「統一場論」，戮力將這四種力統一在一個體系下。但因為一直找不到重力的物質基礎——重力，以致歷經半個世紀的研究，物理界始終對宇宙的認識莫衷一是。

一九九八年，《智慧學九論》在中國問世，作者提出一個嶄新的理論。認為宇宙中無所不在的能量，會因彼此的干涉作用產生正與負兩種向量，當這兩種向量形成有角度的轉矩時，一種圓錐形的「渦流體」由此形成。其中正性向量可稱為「離心力」，負性向量稱「向心力」，兩者相反相成，互為表裡。

能量充斥在宇宙中，在彼此不斷干擾下，必然以渦流的形式存在（愛因斯坦謂之曲率時空）。故任何能量所做的功，都不會超出渦流圓錐體中的四種軌跡：其一是離心力等於零，角動量守恒，軌跡為圓；其二為離心力小於向心力，其軌跡為橢圓；其三是離

心力等於向心力，呈拋物線；最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，則形成兩組永不交連的雙曲線軌跡。

渦流體因具有能量，依然受到能量作用的干擾，渦流體因干擾而產生運動。而在兩個渦流體之間的能量干擾（即為「能量壓力」），必小於兩渦流體相反方向的能量（即為古典力學中的「萬有引力」），由此產生相對運動。在能量壓力下，渦流體慣性的度量稱為「質量」，具有質量之渦流體即稱「物質」。

能量干擾是以光速進行的，在運動中的物質，其運動方向所受到的能量干擾較反方向為大。同時，物質在渦流運動下，其速度必遠低於光速。否則渦流勢必解體，能量立即釋放出來，還原成動能。

在智慧學的解釋下，力只有一種，是為「能量壓力」。壓力形成離心力與向心力，向心力使物質相聚為位能，是「強作用力」，離心力使物質還原為動能，是「弱作用力」。電子為原子不可分離的一部分，當電子運動時，其向心力與離心力交互形成「電場」、「磁場」，電磁場無質量，可以呈光速運動，是為「電磁力」②。

二〇一三年，一種質量密度極高的物質「中子石」被發現了。由於它具有高質量密度的特性，中子石能隔斷能量壓力，從而加以控制。二〇一六年，科學家利用分子工程，製成超高密度物質，輔以流體力學的結構觀念，合成了「反壓力物質」。

實際上，反壓力結構和飛機的機翼結構相似，從風洞實驗可知，能量干擾會形成連續的渦流現象。當能量壓力作用於物質時，如果令能量干擾的角度有些許的差異，則可藉由對分子排列角度的控制，達到改變能量壓力的結果。此外，反壓力物質還可製造向心力，使太空船內部維持正常的重力。

此外，磁帆也是宇航新技術之一，利用太陽風對磁場推力的原理製成。當太空船將九成以上的日光及熱能轉化為電流時，在轉換過程中，會產生一強力磁場，藉太陽風為動力，即可推動船體前進。

在二十世紀末葉，太空旅行最大的麻煩，便是動力的問題。當時的動力來自甲烷／氧氣二元推進劑，或是液態氫推進劑。以赴火星的無人太空船為例，要運送近三十噸的船體，就需要一百四十噸的承載力。而動力來自燃料，為了維持動力，必須貯備充裕的燃料，結果光是燃料就佔了太空船總重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今日的星際旅行，說得上是既輕鬆又愉快了，除了食物及飲料等無限供應外，衣服是恆溫且具防護性。更妙的是，可以隨意變形、變色，一套在身，就能行遍天下。人人隨身有台萬能的私用電腦，是個人的身份證、生理醫療記錄、財務經濟資料，也是工作上的高級助理。它不僅具備專業秘書的功能，又有微波通訊設備，與整個太陽系內的電腦，都以網絡聯成一體。而它唯一的需求，是藉人的體溫轉換一些電流以飽腹。